

揭秘泰山

泰山岩岩，天下共瞻。古往今来，登临泰山者不可胜计，有人为苍生社稷祈福，有人为家门安泰，有人为揽云海日出之胜，有人只为踏遍千年盘道，留下一段登临印记。更有人于泰山之巅，体悟立身之道，涵养家国情怀。

清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，湖南善化（今长沙）人唐焕出任山东平阴知县，年少的唐仲冕随父宦游齐鲁，自此与泰山结下不解之缘。唐仲冕，字云积，号陶山居士，世称“唐陶山”。

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，唐焕调任昌邑，两年后卸任，遂“羁于岱麓”，卜居泰安城西灵芝街。闲居之日，唐焕徜徉林泉，莳花种竹，觞咏自适，与泰山朝夕相伴，一年多后返回故里，著书讲学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，唐仲冕主讲泰山书院，唐焕自湖南专程前来探望，父子相伴徒步登岱。首日自山麓拾级而上，直抵岱顶，游兴未阑，复探幽深清寂的后石坞，日暮方归歇息。次日五更，至日观峰看日出。观罢日出，父子同登孔子崖——先贤孔子登临遗迹之处。唐焕将唐仲冕召至身前，慨然问道：“汝登山，汝亦知学山乎？”以泰山为喻，他为儿子道出一番立身做人的至理箴言：“泰山岩岩，树汝风骨；山之邃邈，宏汝器宇；山之广博，廓汝识量。”泰山巍峨峻拔、壁立千仞，教人气节如磐，风骨凛然；山势深远寥廓、藏云纳雾，教人胸襟开阔，气度沉凝；山体厚重、承载万物，教人见识宏远，格局宽广。他继而又启发道：“清日初升，汝养平旦；肤寸乍合，汝作霖雨。”清晨天地清和，当守本心正气，澄澈如朝曦；泰山微云聚散，可化甘霖泽被四方，读书人学成济世，亦当心怀天下，利泽生民。

意犹未尽，他又郑重叮咛：“积之以自卑，资之以深造。毋躁汝气，毋堕汝志。则至于山，且至泰岱矣。不然，是大山之麓，止而不能升也。”为人如登山，必自低处扎实筑基，步步向上，不可心浮气躁，不可轻弃志向。能守此心性，方为真正登临泰山；若心无定力，即便身至峰顶，心仍在山脚。

从岱顶下山，父子二人特意绕行经石峪。此处石坪旷阔，泉流漱

石，北齐《金刚经》摩崖古意盎然。见明刻《大学》经文片段，唐仲冕心有所疑，向父亲请教古本与宋代儒家注本之异同。唐焕触景生情，当场阐发诚意与格致之旨。他说，宋代儒家增补“格物致知”，与古本《大学》重“诚意”实有不同；诚意是立身之本，格致是处事之方。心诚意笃，方能明辨事理；穷究物理，更能笃诚内心。

唐焕以当日登山自况：年已六十四岁，一日登岱四十里，往返后石坞三十里而不觉疲困，正因心意专一、精神凝聚，此即“诚意”；一路体察山川脉络、天地气象，此即“格致”。山势向背起伏，是格致可见之形；山间清淑浑厚之气，是诚意可感之端。《中庸》云“不诚无物”，无诚心则万事无基。此番至理，他嘱咐儿子终身体悟，躬身践行。

自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主讲泰山书院始，唐仲冕便立下宏愿：编纂一部集大成之泰山典籍。此后十二载，他广搜经史、方志、金石、诗文，亲履泰山各处山川古迹，考订精详，搜罗宏富，终成《岱览》三十二卷。此书被后世推为泰山文献“集大成之书”，亦是他一生学问与心志的结晶。时人万承风在序文中称：“笔墨著纸，元气淋漓，烟云入毫，真形缥缈。一览众山小，余于陶山之《岱览》得之矣。”

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，唐仲冕进士及第，历任荆溪、吴江知县，海州知州，通州、苏州知府，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官至陕西布政使、署理巡抚。居官期间，他兴利除弊，多施惠政，百姓感念其德，为之立生祠。

泰山西麓、肥城境内的陶山为泰山支脉，与唐氏一家结下生死不渝的情缘。早年随父居平阴时，唐仲冕母亲谭氏病逝，葬于陶山之阳。唐仲冕曾在陶山东麓结庐守孝、静心读书，自此自号“陶山居士”，以山明志，终身不易。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，唐仲冕卒于金陵，临终遗命，归葬肥城陶山，长伴母亲墓侧。他一生与泰山、陶山相依相守，至死不改其志。

世人登泰山，多为览景；而唐氏父子，登山以悟为人之道，观山以明治学之心，以山为师，以言明志。泰山不语，却载大道；文脉无声，恒传家风。

清代唐焕唐仲冕父子的泰山情缘

泰山岩岩 汝之风骨

□ 刘水

